

Fantasy series



汉末浮生记 **3**

龙鹰凌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汉末浮生记 轶鹰凌著 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版

7 腾龙奇幻书系雪
陨孕晕 苑原圆缘原圆缘原圆缘原圆缘

I 援又 援援援 II 援龙 援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 圆缘缘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用圆缘第 圆缘缘缘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高 健 李带舅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汉末浮生记

龙鹰凌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 邮政编码：缘用圆缘

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

缘毫毫米 伊另缘毫毫米 员转圆

源原印张 员转原千字

广西 新华书店 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版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陨孕晕 苑原圆缘原圆缘原圆缘原圆缘原圆缘 苑原圆 定价 穴全四册雪 苑原圆缘元



人物介绍

颜鹰：字猛禽。现代人，由于能量扭曲而回到汉代。机敏善谋，开朗而不拘小节。

楚小清：颜鹰妻。特殊合成机器人，战斗力强。具有人脑和思维，是恐怖分子准备实现称霸世界梦想的产物。

欣格：曾当羌神海族族长，老谋深算，工于心计。以统一羌部为己任。

拉舍遂：神海族大统领，性格豪爽，有勇力，后在西海附近遭伏被杀。

卫立：神海族汉人翻译，居于羌地，与羌人为兄弟，与汉人为仇敌。不惜出卖颜鹰，为自己求荣。后因犯事被远徙羌地。

耶娃：神海族族长之女，贵为公主却不能获得自由，在族中长老的政治阴谋下变成牺牲品。

郎素米、郎素台：神海族二长老，卑鄙无耻，一意孤行，欲赶走欣格，统治神海族。

维柯：神海族马刀队总队长。在对长老叛军一战中立功，后与拉舍遂败走西海，被斩。

杨速：庐江安丰人，字子疾。光和末年跟随颜鹰，誓为兄弟。其有武略，力能举鼎，数战中多为先锋，很得颜鹰信任。

司马恭：酒泉表氏人，字承业。中平年间为京畿虎豹骑



从，随颜鹰赴河内募兵，以勇力拜军长史。

许翼：是与司马恭等跟随颜鹰的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性情稳重可靠，不失机敏，有良将之才。

高敬：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有谋略，近功利，城府极深。

杨丝：颜鹰妻，司徒杨赐之女，其兄杨彪。性情内敛，兰质慧心，很得颜鹰宠爱。有子颜路。

颜雪：河东郡人，初名小圆，乃杨府丫鬟。与颜鹰兄妹相称，感情融洽。此后与荀攸见而钟意，在颜鹰登门说亲之下，与荀攸结合。

孔露：镜玉楼歌舞姬，有名当时。其乃歌舞大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擅长，舞蹈尤为所长。渴望自由，跟随颜鹰潜出京师，乃以身许之。

卢横：辽东望平人，师从大儒卢植，粗习五经，武勇过人。跟随颜鹰之后，忠心不二，一直担当颜鹰的贴身护卫。

鲍秉：以兵卒积功而升都尉。性格粗猛无谋，敢说敢为，易冲动，无城府。

李宣：字少君，蒙颜鹰搭救，以才干拜从事中郎，职参谋议。其为颜鹰重要智囊。后嫁与司马恭。累功迁军师将军，在军中极有权柄、威望。



目 录

第五卷 秦失其鹿

第三十八章	虎骑校尉	六零
第三十九章	巧舌如簧	六零
第四十章	骨鲠在喉	六零
第四十一章	魂断何处	六零
第四十二章	情定终身	六零
第四十三章	百万之驴	六零
第四十四章	尾生之信	六零
第四十五章	枉矫军法	六零

第六卷 虎骑征西

第四十六章	泥阳之战	六零
第四十七章	猛将卢横	六零
第四十八章	乱世豪强	六零



汉末浮生记③

第四十九章	奇阵建功	六四九
第五十章	定策吴岳	六五〇
第五十一章	城邦政经	六五一
第五十二章	盟结狄羌	六五二
第五十三章	喜定姻缘	六五三

Fantasy series



第五卷
秦失其鹿



第三十八章 虎骑校尉

一时间，连何进、张温等也说不出话来。灵帝探究地看看身后之人——我抬眼望去，却是张让弯着腰，带着笑脸伺候着——与他轻声议论了两句，顿时心下大定，暗道：甭管你们怎么说，反正还是得听皇帝的，皇帝呢，他又得听太监的，所以说，最终你们还是得听太监的。这么简单的数学公式，都做不出来？

灵帝点了点头，道：“光禄勋说得有理。袁公，你们的意见也是如此吧？”

袁隗见问，忙出班道：“正是。颜大人有大将风度，然年纪、资历都亚于皇甫将军，宜勤加历练才是，圣上如急着派他上阵，难免有揠苗助长之嫌。”

灵帝笑道：“连袁公也以为此人可造，那朕更加深感众卿有识人的眼光了。西征之事稍后再论。张让，宣旨。”

张让躬身道了声是，展开黄帛，拿腔拿调地道：“夫民生树君，使司牧之，必须良佐，以固王业。颜鹰本志清明，造乱非常，自以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孰为我朝驱策。今心持节守，日履兢兢，案行科制，多举非法，言足称道。又有鸿才伟向，兵甲如神。蹈流漳河，饮马孟津，服曹、何于介阳，折温衡于伊水，奇谋妙策，几惊华座！除校尉，钦赐‘虎骑’名，加御马武冠，统羽林千骑。即日罢骁骑司马骑督偏将军职。”

殿中鸦雀无声，众人的眼光大都惊诧地投向我。我脑中



轰地一下，虽然早知结果，但此时听得真切，反倒有些不自信了。打了个寒噤，连忙出班谢恩道：“圣恩隆重，臣不敢当。无功受禄，已自惭愧，况微臣出身草莽，大罪未罢，惶惶之至，悸悸之切，恐辜负了圣上宠爱！”

张让笑道：“颜大人过谦了。陛下谕旨已下，又得大将军、诸位公卿一力鼎持，你还怕什么呢？”

我连连磕头，一时众臣因为张让说话，都未敢出言。灵帝道：“颜卿平身罢。依卿才华，孰为小任。大将军多次上表赞汝，朕亦知卿甚深，切勿再推辞了。”

我放下了一件心事，随之而来的狂喜几乎让我当场就笑起来。磕头道：“多谢圣上！”惟恐失态地低头退回列中。

灵帝道：“颜卿之事，不必再说了。那北宫伯玉率羌众，已打到何处了？”

大将军忙面朝皇帝躬身道：“几危三辅。”

灵帝脸上带了一点惊慌，望向张让。张让附其耳私语了一阵，灵帝又转忧为喜地道：“好罢，就依卿所奏。传朕旨意，遣使诏皇甫将军回镇长安，以卫园陵。以义真之威名慑之，夫复何惧呀！”

公、卿、大将军等都是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道：“陛下明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 ※ ※ ※

朝散后有小黄门引我入偏殿之外，跪禀道：“孝仁皇太后有请颜大人。”

我回头望去，殿外站着的张让朝我一使眼色，我会意地道：“请阁下稍待片刻，我和张常侍说一句话便来。”

那小黄门看见张让，脸变得更黄，连道“无妨”。我大大咧咧地甩开他，走到张让面前。张让赶忙把我拖到旁边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掩嘴道：“如何？今日朝中，可大大戏耍



了何屠一次！瞧他那张脸，我恐怕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我嘿嘿道：“大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的。再说现在圣上对您老是百依百顺，您老跟他水乳交融，谁也离不开谁呢！”

张让皱了皱眉，把我的新鲜词儿默念了两遍，大笑：“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对了，皇太后要你去做什么？”

我摇摇头，“谁知道，也许我升了官，她要庆贺一下？”

张让甩甩手，很生气的样子，“休得胡言。这老太后催着圣上卖官，自己却在园中设了银库，专装财货。今天你初升校尉，恐怕她会狠狠敲上一笔。”

我顿时心中有数，笑道：“多谢大人提醒。只要不是要命，我给就是了。老太后那里，还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张让想了半天，才尖声大笑起来。我忙辞了他，去嘉德殿拜谒太后。小黄门一边在前引路，一边很是伶俐地问道：“张常侍跟颜大人的关系好像非比寻常嘛！”

我哈地一笑，“你怎么知道？”

小黄门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小人只是猜测。太后说，颜大人跟谁都能好得起来，但是却有自己行事的方法，此话说得一点不错。就看今日朝堂之上，大人能得诸公卿至何大将军推荐，担任虎骑校尉一职，便可见得。”

我心里暗暗惊诧，这小黄门倒不像是普通的太监。“兄弟通晓道理，难得呀。请教阁下名讳。”

“小人甘陵吴伉，哦，马上就要到嘉德殿了。”

董太后原是河间解犊亭侯的夫人，灵帝即位，追尊其父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太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诛，使中常侍迎之，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并征其兄董宠，拜执金吾。后其因矫诏称请，下狱死。

董太后与何后的婆媳关系十分不好，也许因为势力一步



步衰弱，挣扎求权的欲望陡然膨胀起来。我猜想董后收养王美人的遗子，说到底还是看中灵帝较喜爱这孩子，不满何后鸩杀其妾，因而准备恃此以与何后抗衡的罢。但这招牵扯到皇权的归属问题，触及非比寻常的利益。何后子辨乃嫡出的正统太子，其兄又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如何能让区区庶出的皇子协夺去了皇帝的位置呢？加之董后势薄，又遭诸宦记恨，因而其最后覆亡的结果乃是咎由自取，无可更改。

想入非非之间，猛觉这姓吴的小黄门在宫里取偏僻道路乱转。似有意耍我一般。

“喂，你是不是走错了？太后住所，似乎不是在这里呀！”

小黄门吴伉回过头，脸上表情一下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大喝道：“动手！”

我猛然觉出有异，心道：不好，这小子是来暗算我的！倒退两步，便听耳后劲疾的风声响起，忙一个懒驴打滚，避了开去。

那吴伉哈哈大笑，“没想到残害忠良、恶行累累的颜鹰也有今天！”身后两个亦是宦官服饰，高大壮实的大汉手舞短棒，也跟着冷笑起来。

我额头见汗，见他们三个一步步逼来，脑中却还闪出电影里的某段场景，却是想不出任何办法——这姓吴的老早埋伏了人，却故意带我在偏僻的地方兜来兜去，敢情他早知太后会召见我——不，也许太后根本没派人来召我，是他借鸡生蛋罢了。老子真惨，成了第一个鸡蛋。

“喂喂，慢……慢着！谁残害忠良，谁恶行累累啦？你们不是说我吧？”

吴伉眼睛一瞪，叫道：“不是说你是说谁？颜鹰，你逼死了吕常侍，还戮尸解气，真乃鼠辈之为也。我跟吕常侍情同手足，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我早将此段深仇大恨，牢牢记在心间。杀了你，我便随大哥而去，再没有什么奢求



了。”

“慢……慢着！”我声嘶力竭地已退到了墙根下，“别杀我，我根本没有害他的意思，那都是张让、赵忠所为……”

吴伉轻蔑地看了看我，呸地吐了一口口水，“杀了他！”

那两个壮汉点点头，举棍左右挟势而来，我方捂着头大叫之时，猛听一声娇叱，紧接着惨嘶之声传来，两根木棍擦着耳边“嗖”地飞了出去。

我已吓得腿酸脚麻，一跤坐倒在地上，喃喃道：“我没死，他……他们没打死我。”大喘了几口气，“清儿，清儿！”

小清穿着绿色衣服，蒙着面，顺手将两具尸体扔到了墙根的花木丛中。我擦擦汗，见她正狠狠一脚，踹在吴伉血肉模糊的腿上，顿时让他惨痛长嘶起来。

“要不要杀了他？”小清的剑尖在姓吴的喉部抖动，我见他和我一样坐着，仍用眼狠狠地瞪着，毫无惧色，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妈的，老子魂都要给吓出来了！”我颓废地喘着粗气，又摇了摇头，“姓吴的，老子今天不想杀你，但这绝不是故意讨好你。听清楚了，我敬重吕强是条汉子，洁身自好，处世有原则，所以我不会去害他，更不会在他死后戮尸。老子说一句是一句，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自作聪明，干出这样愚昧的事情来。”

强撑着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灰，“清儿，送他出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若被人发现了，他的罪责不小。”

吴伉大吼，“鼠辈，你快把我杀了。我不想看你假惺惺地充好人！”

小清一掌劈在他的后颈上，顿时把他敲昏了。“老公，你当心点啊。再有什么危险，我可没分身术来救你。”



我嘿嘿一笑，道：“刚刚的场面你都见到了。我这样的傻鸟谁愿意杀，岂不脏了那些英雄们的手么？”

※ ※ ※ ※

她朝我做了个鬼脸，四周望望，拎着吴伉飞檐走壁地去了。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南宫嘉德殿，正碰上值事的南宫卫士令瞅见了，忙过来搀扶道：“这不是颜大人么？怎么无黄门引侍左右呢？大人脚受伤了？”

我苦笑：“无妨，刚刚摔了一跤。我赶着去见太后，听说太后急召我。”

卫士令奇道：“哪有此事，骠骑将军董重正向孝仁后稟议朝中之事，似无人召见啊。”

我假做奇怪地呀了一声，道：“不知哪个骗我呢。嘿，害我白跑一趟。”

那卫士令忙殷勤地笑道：“真是多有得罪，颜大人请回。”

我也堆起笑脸，心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骂娘，暗道：这姓吴的小畜生早该杀掉，让老子巴巴地在宫里绕来绕去，好玩啊？正欲离开，却听有人喊道：“这不是虎骑校尉颜鹰将军吗？”我往声音响处望去，见一胖胖的中年人身着玄黑镶玉的衣饰，腾腾腾地走来，“啊呀，闻名久矣。在下董重。”

原来是太后兄子。我微一打量，便赶忙行礼，“骠骑将军好，卑职刚刚升迁，还不及过府参见董将军，失礼之处，还望将军海涵。”

“哪里，哪里。”董重笑得一脸肥肉，忙拉住了我的手，“孝仁后正想召你进宫呢，没想到你自己就来了。”

士卒向他行礼，只当没瞧见一样，牵着我大模大样地踏进宫去。南宫卫士令尴尬地站住，不知该拦还是不该拦，我朝他点点头，心想：老子也不想为难你，不过你都看见了，



谁在狐假虎威，搞得跟真的似的。

太后宫外的群婢，看见董重拉着我怪模怪样地往里来，都窃窃地笑了起来。“董将军怎么又回来了，还带着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

听她们的口气，便知道这姓董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显是跟她们很熟，故意板起脸，道：“你们知道他是谁？是圣上刚刚才封的虎骑校尉颜鹰将军，若惹恼了他，你们当得起吗？”

那些婢子们仍是笑着，不过有些似记起我的“大名”，忙下跪施礼，还拉拉不知者的裙角，“参见颜大人。”

我还未说话，董重已很是不耐烦地道：“别多礼了。快去通报太后，就说颜将军到了。”

我心里暗暗不悦，这姓董的像拉纤一般把我弄到这儿，又太不给面子，难道他的官儿真比我牢靠多少？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不管怎样，人家给我行礼，你在旁边插七插八的做甚？虽说我也不十分计较这些古礼，但我很清楚，初次见面决不可像老朋友似的，什么都替别人做主。

走进太后寝宫时，感觉自然十分不爽。

此时董后早已在高榻上安坐，身边左右两名侍女，见我进来，几双眼睛都猛盯着我看，火辣辣地让人受不了。董后面色沉静，伸手赐坐，“颜大人请随便些，本宫这里都是自己人。来呀，上茶！”

我称谢施礼已毕，抱拳道：“微臣此来，是让孝仁太后也沾一沾喜气。臣升迁的事，想必太后也已知道了。”

董后面不改容，淡淡道：“当然。不过本宫何喜之有？”

我笑道：“太后难道没看见吗？董重大人现已升为骠骑将军，统京畿兵卒千余，可见圣上很是看重。董家的希望，也都在太后和董大人的身上。”

董后瞧了瞧董重，忽地叹了一口气。后者不解地道：“太



后为何叹气？”

董后一拍榻几，怒道：“还不是你这不长进的小子？下去，下去，统统给我下去！”董重吓得忙作了一揖，匆匆退出殿外。

我不知这老女人为何发脾气，见她把身边侍女也斥退出去，便慢慢站起来。只听她沉沉道：“你且留下。”

“是。”我突然想起刚刚遭吴伉刺杀的场面，忆起小清的话，忍不住抬头看了董后一眼，“不知太后为何动怒，董将军身居要职，权势可与大将军、左右车骑将军同，太后又怎么突然不高兴了呢？”

董后哼了一声，道：“若他像你一样聪明，也就罢了。偏偏他是个愚不可及之人，对何家的阴谋，半点儿也不明白，整日里吃喝玩乐，不理政务，瞧瞧，尚书台弹劾他的表章还压在本宫这里呢。”

她扔下一堆简束，我故做惊讶地拿起来看了几卷，装着精通的样子连连摇头，“董将军这样所为恐怕不太好罢。不过圣上看在太后的面上，也该不会去为难他吧。”心想：看来当大官全都是有关系的，何进是皇帝老婆的弟弟，董重是皇帝老妈的侄子，我呢，我是什么东西？难怪只是个小小校尉。

董后冷冷一笑，道：“那姓何的小妖媚难道不会在圣上面前说他的坏话？这贱人！我恨不得把她杀了，才遂了心愿。”

见她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心凉了半截。只盼这老妇女不要乱拿人煞气，到时候随便找个人把我一刀两断可糟糕透顶。“太后请息怒。闻得太后肺腑之言，颜鹰五内俱焚，恨不得立刻帮着太后干成这件事。”站起来，来回走动，做了个如热锅上蚂蚁的动作。

董后果然微笑起来，“你真是厉害，只两句话就能让本宫转忧为喜。重儿若有你三两成的本事，如今天下就是我董



家的了。”

我装做没听清的样子，道：“太后贵为国母，圣上也要敬重三分，董家天下，天下董家，哈哈，哈哈，真是当得！”

董后面色一沉，道：“颜鹰，我可不是开玩笑。你今日进了宫门，就是我董家的命臣，若是你胆敢不遵从本宫的懿旨，定斩不饶！”

我哈哈大笑，“我颜鹰可从来没有违抗过太后的旨意，请说吧，有什么棘手的事情要微臣处理的吗？”

董太后眉头一皱，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样子，“你这人好是大胆，这里是随随便便大笑的地方吗？”见我装做恭敬落坐的样子，再也板不下脸来。愣了好一会儿，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我忽然愣住，只觉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老女人在掉眼泪！是为了获得我的欢心呢，还是为了博取我的同情？你到底是不是太后？大感恐怖：这太后装得跟没什么心机似的，待我轻视了她，这才露出真面目，反攻为守，而此时老子的戒心早已统统瓦解。高明啊高明……

灵机一触，忙装做惊惶的样子跪倒道：“太后请勿如此！有什么心事，对微臣说出来，微臣一定尽心竭力，把它完成！”

董后哽声不息，半晌才沙哑地道：“原以为皇儿是真心照顾我们董家，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权宜之策。董重又无甚城府，还以为是何进之辈甘心情愿地把骠骑将军的位子空出来，哪里想到都是串通好了陷害他呢！”

见她又抹了抹泪，接着道：“本宫向皇儿提起此议，他原是犹豫不决的。没想到边寇威胁三辅的消息传出来，他便急忙答应了此事，还不是何进的主意！他一心想让重儿死在疆场，定是令他持节督皇甫嵩征讨凉州贼，一块儿送死去呢。”



我没听过这么回事，反倒有点迷糊起来。见她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忍不住心里大骂其做作。“太后明鉴，圣上好像还没下命让骠骑将军总领兵马，恐怕是属谣言，太后怎可轻信？”

董后哼了一声，“怎是谣言，不过汝不知罢了。若在京中，好歹有本宫可以照应他。若是西出长安，恐怕我董家的人真要遭了那匹夫的毒手！”

我扬了扬眉毛，心道：将军之中，比公者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董重与何进同在此列，若贸然击杀对方，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怎能轻易办到？不过把某位调出京去，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任犬欺，到时候兵荒马乱的，病死、愁死、吓死，反正都是死，就算死不了也要想方设法让他回不来，果然高明！

暗暗对何进佩服起来：虽知大部分主意，都起源于某批狗头军师的脑子，仍旧不能不点头称妙。若我是何进，也会想方设法做掉董重，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钻到我的地盘来。

一时间脑中浮想联翩，顿时产生了许多奇谋妙想。笑道：“太后想让微臣做什么？就直接说吧。”

董后擦干了眼泪，恨恨道：“我可不知道你忠不忠，万一你向别人说起可怎生是好？还不如一刀砍了你的脑袋，让你说不出来。”

我惊道：“太后可不会那么做罢。我适才已默应了您的要求，决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情。”

董后瞧了我很长时间，这才满意地嗯了一声，“好！有了你这句话，即使没有董重，我也不怕那小妖媚了！你的才能胜过何进十倍，若是官再大一点，恐怕他更加斗不过你。”

“太后如此夸奖微臣，真是受宠若惊。太后莫非是要我想法子不让皇帝派董重出京么？”